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纂傳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舉人臣李全玉

御製書小序考

謂劉歆班固誤以孔子纂書為序者出於蔡沈之集傳謂鄭元馬融王肅並云孔子作書序者出於孔頴達之疏頴達且謂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以余思之詩序既非夫子所作則書序亦定非夫子所作何言之使書序辭義精於詩序則為夫子所作或不可知今書序遠遜詩序朱子亦以為非夫子所作而馬端臨且謂詩序不可廢書序可廢是知書序乃出

於漢儒所為徒以不能定其為誰且相傳已久未可擯棄耳蔡沈作書傳疏其可疑者附於卷末可稱具卓識而王天與尚書纂傳及監本尚書注疏仍列於前雖姑從漢孔氏之例然未免有擇焉不精之疵矣至我皇祖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全錄蔡沈攻駁書序之語復採朱子及諸儒糾正之說抉疑示的足為千古定案故茲不復贅論書序之非而特定書序為非夫子之作書於王天與纂傳之卷端

乾隆戊戌年季春月

經部二

尚書纂傳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元王天與撰天與字立大梅浦人大德二年以薦授臨江路儒學教授盖天與為贛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時憲使臧夢解以是書申臺省得聞於朝故有是命也是書雖以孔安國傳孔頴達疏

居先而附以諸家之解其大旨則以朱子為宗而以真德秀説為羽翼葢朱子攷論羣經以書屬蔡沈故天與以蔡氏傳為據德秀則書説精義以外復有大學衍義一書所言與虞夏商周之大經大法多相出入故天與亦備採之其註疏或删或存亦以二家之説為斷自序所謂期與二先生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去取葢道其實也所説於名物訓詁多有

缺畧而闡發義理則特詳亦王元杰春秋讞

義之流亞也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尚書纂傳原序

梅浦王氏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攷諸家傳注而一以晦菴朱子西山真氏爲歸與其鄉先生彭翼夫往復考正十五年而後成大德中鄞人臧夢解爲憲使以其書上於朝得授臨江路儒學教授其子振板行之予所見者即至大鋟本也吉安自宋季文信公謀興復不遂被執以死其門人賓客咸以忠義自奮鄉曲之士多知自好恒絶意仕進潛心經義於易

則有龍仁夫之集傳劉霖之太極圖解易本義童子說於詩則有劉瑾之通釋於禮則有彭絲之集說於春秋則有絲之辨疑李廉之會通書自梅浦而外則耕野王氏其撰述多有得者梅浦是書其抄撮也博其甄綜也簡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間亦採摭其說擇焉可謂精矣彭翼夫者嘗仕於宋為江陵府教授即絲之父也

聞若稽古說三萬言又聞書解近年至四百家使人茫

然孰何不識其所謂得王君纂傳如入武庫號萬色色具如遠遊半天下首路以歸如觀樂請止不願更有雖增多伏生吃吃三五十倍然比三萬若四百者而既少矣而又無不明與不逮也是可嘉也每憶咸淳初諸老薦徐幾經筵第一義論人心道心以為人心惡幾也余歎曰有是哉以其在理慾之間也故危懼以為惡則過矣亦何所附麗以為道心哉侍御史陳千峰聞吾言是之幾以是論去又後數年過金陵入明道書院讀真西

山所爲記記首二語則亦幾諒也蓋駿然爲之悔悔自失是幾亦有所本也懼哉以此明民猶有出于金口木舌之外者故知食不厭精而膾不厭細君纂傳多西山氏已得彼復遺此耶或謂君有功於纂擇政在此横史執徐之二月廬陵劉辰翁書

梅浦王君立大書纂傳成集齋先生爲之序而又俾余贊一語余於立大十年以長居相鄰世相好也猶及記其垂髫額脫泉涌千里駒不是過既冠章甫籍籍有

場屋聲一時從之遊者膏殘馥賸無不意滿而衣臂數奇竟出諸妄校尉下衆猶以器晚俟之梅浦於是息意科舉之學研精覃思博采詳說纂為此書勤亦至矣鄉使業舉子時能躍虎變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則功業逐日以新未必有暇著述由今而觀發百篇之奥緼集四百氏之大成私淑諸人垂訓來世其視夫收科膴仕甘與草木俱腐者又孰為得失也近有善評紫陽謂其山林之日長學問之功深輙借斯言挂名傳末若其傳

中大義數十徵顯闡幽有先儒所未到覽者宜自得之
故不書丙戌暮春友人劉坦謹述

書縣伏傳孔註若疏至近代博矣唐虞三代遼哉邈乎
上遡三千五百餘年而聖賢心至今猶在者書在焉故
也書蘊奥難見而庶幾可探討而見者諸家說在焉故
也如余習讀時尤愛輩氏抄東萊說開卷初首引伊川
發明欽字義以為理學精微當年關自伊洛後讀書者
如欲求書旨到親切的當處舍是宜何折衷久之又讀

紫陽西山二先生所考釋與所記衍竊知其淵源上出伊洛之正發經義理惠淑後學又至矣乎惜其未成全書於百篇或開繹之而未竟微言粹旨之别見者世亦莫有能考而會之一梅浦王兄立大專勤力學用工於是經者有年間與余言今解者多矣眩於多而莫適為之决擇則將焉據爲是竭其聦見心思之力考諸衆説畢具而余知其纂類統有宗者遠搬伏生二孔之訓詁義跡近据紫陽西山之考釋記衍雖其説之散在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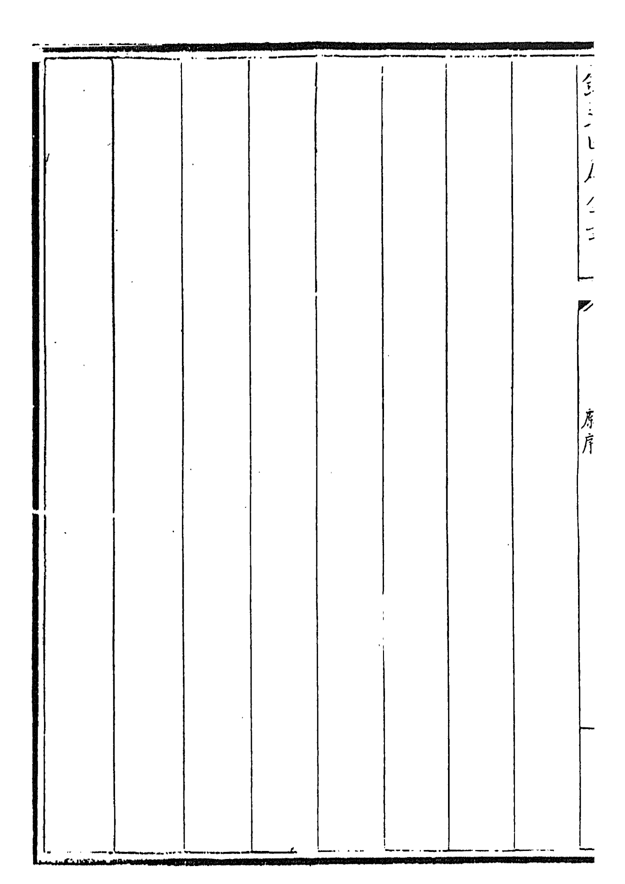
語餘者一旦煥然靡不會粹於其中而諸家說有合而弗畔者一準此類取焉然後由博歸約而一經大義至是益以彪炳盖嘗讀之嘉其編摩之力匪易足慰余夙昔之所有志而未償者遂以余初與兒曹錄前輩說附之及管見一二以備商搉嗟乎百代而上世遠迹陳而得其說者猶因是獲窺聖賢用心之萬一可幸也已運會以逝思古之人巍冠講論事付之一慨抑就此書人人玩味無不切已者斯言何謂與其藏諸家塾之私孰

若廣而流布與四方同志之士切磋之以無忘往訓適有諗梅浦刻諸梓以傳者意𡚁益甚余復為之慫恿敘其說於帙之初友人彭應龍翼夫敬書

愚少從師取友讀尚書嘗問明辨亦既有年追維百篇之義繇伏生傳二孔註疏暨數百家解釋富矣晦菴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蔡九峰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為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荅問則

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嘗稽首敬嘆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菴先生而遂定晦菴先生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先生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乎據將焉據乃本二先生遺意作尚書纂傳其條例則先二孔氏說者崇古也有未當則引諸家說評之有未備則引諸家說足之說俱通者並存之間或以臆見按之大要期與二先生合而已愚亦安敢以私意見去

就取哉且愚之編此特示兒振耳積日累月而編始就矣未敢自安乙亥冬攜是編偕振求是正於集齋彭先生先生首肯增廣校定凡若干條往復究竟十四五載且慫慂流布以與四方同志共切磋之先生以是經擢巍科視富貴如浮雲不鄙末學是講是迪使帝王遺書昭如日月愚父子之幸也晦菴西山二先生所望於後來者其庶幾乎庸是俾振鋟之梓云戊子春仲吉之安成後學王天與謹識



尚書纂傳卷一

元 王天與 撰

虞書

堯典第一

唐孔氏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唐陸氏曰凡十六篇十二篇亡五篇見存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漢孔氏曰言聖德之遠著宅居也唐陸氏曰昔古也堯唐帝名姓伊耆氏帝嚳子呂氏曰聰明聖人先知

先覺治天下所不可少散而在外則為文聰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為思聰明之潛蓄也程子曰聽廣曰聰視遠曰明文文章也謂文理明順成文也思謀慮意思也謂其含蓄堯以此聰明文思臨治天下其道光顯故云光宅言光顯而居天下也○漢孔氏曰遜遜也老使攝遜禪之虞氏舜名許氏曰遜退避也朱子曰讓推以與人也唐陸氏曰舜姓姚氏唐孔氏曰王肅云虞地名今河東大陽山西虞地是也舜居虞地有天下號曰虞○唐孔氏曰史述其事作堯典之篇○呂氏曰聰明文思云云四句該一篇之首九載績用弗成以前皆光宅天下之實洛四岳以下將遜于位之寔也

按唐孔氏謂書序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至朱子則以為非又云相承已久未敢輕議且附經後

今是編姑從漢孔氏引之各冠其篇首云

堯典

漢孔氏曰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朱子曰說文云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唐孔氏曰序已云作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朱子曰此篇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程子敘章首見篇末○漢孔氏曰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堯元城劉氏曰當為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言史臣考古以此事也粵若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朱子曰曰古文作粵元城說是○程

子曰放勲上更加曰字者稽古之帝堯其事曰如此也○漢孔氏曰勲功欽敬也朱子曰放至也孟子言放於四海是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真氏曰放廣大之意自鴻荒以來羲農黄帝數聖人皆有功於生民而堯之功為尤大故曰放勲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鄭氏曰史臣以放勲賛堯而孟子因以為堯稱如子貢言夫子天縱之將聖後人遂稱夫子為將聖也吕氏曰序言聰明此言欽明伊川云言欽則聰在其中欽之一字乃堯作聖之功夫聖聖相傳入道門户莫要于此伊川又云明包聰百聖相傳只一欽字前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後言欽明指其作聖始終之工夫也朱子曰安安言其德性之美皆出自然而非勉彊所謂性之也○漢孔氏曰允信克能格至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朱子曰恭莊敬讓謙遜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彊為恭而不寔欲

為讓而不能者惟允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被及表外上天下地也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程子敘章旨見篇末○漢孔氏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朱子曰有文勢不見有用人意此是再提起允德說又曰明明之也俊大也充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大學引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朱子曰德之為體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而陷於一物之小惟允能明其大德而無昏蔽狹小之累○漢孔氏曰以睦高祖玄孫之親既已也許氏曰以用親愛也禮記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鄭氏曰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漢夏侯氏歐陽氏曰九族者

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林氏云父族四父五屬之内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巳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巳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妻之父姓一也妻之母姓二也朱子曰九族且從古註又曰九族舉近以該遠五服之外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夏氏曰既盡睦和也○漢孔氏曰百姓百官蔡氏曰百姓畿内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朱子曰典謨中百姓只說民如罔咈百姓之類若國語中百姓則多指官百族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

按伏生大傳作辯章百姓朱子門人曰後漢書云部刺史之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辯章即平章也又下文平秩平在之平大傳亦皆作辯

○漢孔氏曰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太和朱子曰萬邦天下諸侯之國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陳氏曰於如詩於穆於乎之於嘆美之辭也於變蓋神化之妙不可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同矣○朱子曰此言克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勲也又曰九族既睦是克一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克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克天下之明德

按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朱子曰明明德者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于齊家中於治國終於平天下是所謂新民者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又大學引康誥曰克明德帝典曰克明峻德真氏曰康誥帝典兩語要切處在克之一字明德人所同有但以克明與不克明之異耳常人所以不能明者一以氣禀昏

弱二以物欲蔽塞若一旦悔悟欲自明其徳亦無不可患在自不肯為耳孟子謂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惟以克之一字自勉而毋自謂不能明則堯文王可及矣以上釋大學之意有同

克典意今附見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程子敘章旨見篇末○漢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歷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人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許氏曰命使授付也唐孔氏曰據克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朱子曰歷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統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

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唐陸氏曰日月會於十二次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朱子曰人時謂耕穫蠶績之候凡民事早晚所關也○呂氏曰未作歷之先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也既作歷之後敬授民時是後天而奉天時也定歷之法敬心一失則乖錯舛謬其害大矣故雖分命申命所掌不同而乃命之辭欽敬之意本無異也

○真氏曰敬之見于經始此

按先儒釋敬字義附皐陶謨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許氏曰分别也唐孔氏曰尭於羲和之内乃分命其羲氏而字仲者○漢孔氏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羲仲居治東方之官蘇氏曰禹貢嵎夷之地在青州唐孔氏曰居在國都而遥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是也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以出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本主四方春政下文互發之○漢孔氏曰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朱子曰賔禮接之如賔客也亦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盖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林氏曰東作謂萬物發生于東非全取農作之義魯氏云春為陽中萬物以生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為證此可以補先儒之説○漢孔氏曰日中春分之日殷正也以正仲春之氣節唐孔氏

曰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于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歴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不可通而為率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界于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

是也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西轉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宿也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宿也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堯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林氏曰仲春之月初昏之時鶉火之星見于南方正午朱子曰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漢孔氏曰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朱子曰以民之散處驗其氣之温也以物之生育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漢孔氏曰申重也唐孔氏曰又就所分羲氏之内重命其羲氏而字叔者漢孔氏曰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方之官劉氏曰暘谷昧谷幽都皆指地而言不當於夏而獨以氣言本蓋言宅南曰交趾後人傳寫脫兩字耳陳氏曰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漢孔氏曰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叙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方同之亦舉一隅朱子曰南訛史記索隱作南譌謂所當為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春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致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漢孔氏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以正仲夏之氣節林氏曰仲夏之月初昏之時大火之星見於南方正午朱

子曰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漢孔氏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至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朱子曰因析而又析氣愈熱而民愈散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唐孔氏曰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漢孔氏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朱子曰西謂西極之地唐孔氏曰谷為日所行之道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漢孔氏曰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許氏曰納入成就也朱子曰納日方納之日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

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漢孔氏曰宵夜也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林氏曰仲秋之月初昏之時虛之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亦曰陰者秋分陰之中也○漢孔氏曰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毨理也毛更生整理朱子曰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唐孔氏曰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漢孔氏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程子曰朔初也陽生於子謂陽初始生之方也朱子曰朔之為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幽暗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漢孔氏曰在察也易

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王氏曰冬不言秋而言在在察其改易而已秋非不在在非不秋亦互相備呂氏曰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陽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謂之朔易始而終終而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聖人體之以賛天地化育乾健不息艮始終萬物之意也○漢孔氏曰日短冬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林氏曰仲冬之月初昏之時昴星見於南方正午朱子曰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為正陰之位也○漢孔氏曰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耎毳細毛以自溫焉朱子曰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亦以寒而生細毛以自溫也

○總說分命羲仲以下四節○朱子曰天左旋一日一周天又行過一度或言天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止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如此則日日一

般如何記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禮記月令疏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處甚分明

按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又云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此朱子之所引也以此推之自仲春至仲夏滿九十一日有奇而星宿隨天所過之度亦積至九十一度有奇故夏至初昏星鳥衡西而星火正見南方下文星虛星昴亦然此四時中星所以不同也

○朱子曰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昴月令冬至日在斗昏中壁而中星古今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運常內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即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

俱差者是也古歷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天以歲為歲乃立差法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而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大過乃倍其年而反又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為近之而亦未為精密也○林氏曰此一段皆是觀象作歷之法所以定中氣起閏餘也蓋必先與方隅驗昏旦測時氣晷刻候中星而又驗之於農事之早晚物類之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學者於此不可以他求惟求作歷之法而盡得之矣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漢孔氏曰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一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

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節成一歲之歷象應氏曰咨咨謀咨諏之類先總而言曰乃命繼析而言曰分命申命終復總而咨謀之蘇氏曰有讀爲又古有又通唐陸氏曰十日爲旬許氏曰閏餘分月也唐孔氏曰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爲一歲朱子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統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統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初躔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

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二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積之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于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則子皆入丑而歲全不成矣其名寔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閒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得成○漢孔氏曰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也言定四時成歲歷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功皆廣嘆其善王氏曰不言功而言績謂其功乃緝累而成張氏曰熙廣而且明也○程子曰自乃命羲和

已下言堯設官分職立正綱紀以成天下之務首舉其大者是欽天道正四時順時行政使人遂其生養之道此大本也萬事無不本乎此天下之事無不順天時法陰陽者律度量衡皆出于此故首舉而詳載之其施庶事史不備言故統云允釐百工云云史載堯治天下之法盡於此後世學其法者不知其道故歷星為工伎之事而與政分矣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程子敘章旨見篇末○漢孔氏曰疇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朱子曰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呂氏曰登庸者大用之意也○漢孔氏曰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

啟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嚚又好爭訟可乎
言不可程子曰此充老廣求聖賢之意故放齊以胤
子朱對朱子曰胤嗣也訟爭辯也○呂氏曰啓明之
中有不同君子因開明以為善小人因開明以為惡
想朱之性亦果開明
但不能因之為善耳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
言庸違象恭滔天

疇咨說見上文○漢孔氏曰采事也朱子曰上言順
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漢孔氏曰驩兜臣名
都嘆美之辭共工官稱鳩聚僝見也嘆共工能方方
聚見其功朱子曰方且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
也許氏曰以勞定國曰功○漢孔氏曰靜謀滔漫也
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

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胡氏曰靜無事之時也

朱子曰滔天二字不可曉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漢孔氏曰四岳即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朱子曰四岳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

按二說不同詳辯在舜典末章

○陳氏曰堯典言咨四岳二治水巽位也舜典言咨四岳二熙帝載典三禮也古者大事詢于衆庶帝以此事大體重四岳掌方岳知天下衆庶之情故以訪之○漢孔氏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

為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襄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方說見上文鄭氏曰積石曰山大阜曰陵山高則懷而包之陵卑則褱而上之○漢孔氏曰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能治者將使之○漢孔氏曰僉皆也鯀崇伯之名朝臣舉之朱子曰僉衆共之辭四岳與所領諸侯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漢孔氏曰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朱子曰咈者甚不然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云圓則行方則止方命猶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族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楚辭言鯀婞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漢孔氏曰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可試無成乃退朱子曰岳曰四岳之獨言也异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蓋廷臣亦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

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漢孔氏曰敕鯀往治治水命使敬其事朱子曰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漢孔氏曰載年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陳氏曰祭法謂禹能修鯀之功是鯀非無功但不能成耳○呂氏曰觀往欽哉之命見鯀非無治水之才所以方命圮族本於忽視天下惟欽之一字可以治鯀之病鯀而領往欽哉之命安知其不可用九載績用弗成鯀往而弗欽也要之鯀非無才心之忽寔壞之也

○總說疇咨若時以下至此章○唐孔氏曰此經三言求人未必一時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程子曰堯之時丹朱在朝四凶未去而無惡君子之氣勝耳○呂氏曰堯典大略先言堯盡天下之常自疇咨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蓋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堯時無非佳祥而有洪水是變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漢孔氏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馮氏曰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至秦始皇始獨稱朕○漢孔氏曰巽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朱子曰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吳氏曰巽遜古通用○漢孔氏曰否不忝辱也辭不堪○漢孔氏曰堯知子不肖有禪

位之意故明舉明人在側陋者廣求賢也朱子曰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唐孔氏曰側陋僻側淺陋之處○漢孔氏曰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在下民之中朱子曰師者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漢孔氏曰俞然也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岳曰説見上文○漢孔氏曰無目曰瞽配字曰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朱子曰毋舜後母象舜異母弟名傲驕傲也○漢孔氏曰諧和烝進也言能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朱子曰善事父母為孝呂氏曰四岳稱舜可以當天下之實猶於家庭言之何也蓋舜瞽瞍之子父既頑母既嚚象復傲而舜克諧以孝其始也怨怒忌克乖争陵犯一家之中無所不有克諧之後悉變為和順雍睦之風烝烝二字舜之工夫在此烝烝者有熏淮之意詩云烝之浮

浮如甑之炊物然薪不斷火氣相續則自然烝烝以至于熟舜處頑父嚚母傲象之間苟非孝誠薫灌工夫源源安能至於不格姦之地○漢孔氏曰言欲試舜觀其行迹應氏曰將以天下大事任試之刑于二女則閨門至親至切之一端耳○漢孔氏曰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鄭氏曰觀視也新安王氏曰堯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在下則娥皇為妻女英為妾為天子則娥皇為后女英為夫人○漢孔氏曰降下嬪婦也水北曰汭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嘆舜能修已行敬則其所能者大矣唐孔氏曰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流至蒲坂縣南入於河虞與媯汭為一地分為二文汭水涯也鄭云汭之為言內也唐陸氏曰水之隈曲曰汭○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

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家人離則必起于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兹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朱子曰戒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言也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乃史臣紀堯治裝而下嫁二女于嬀汭使為舜婦于虞也帝曰欽哉戒二女之辭猶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

○總說疇咨若時以下至此章○真氏曰堯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此不當舉而舉者也後問可以巽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嘆之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方三凶之舉何異後世庸暗之朝姦邪之人自相汲引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遯此其所以為聖歟雖

然欲以堯爲法則當如何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窒慾於天下之物無所徼所以明其德也明德者知人之本也

○總說一篇意○程子曰自放勲至格于上下堯之德也自克明俊德至於變時雍堯治天下之道也自乃命羲和至庶績咸熙堯立治之法也自帝曰疇咨以下至篇終言堯之聖明能知人也○吕氏曰堯典一篇綱目在欽之一字始之欽明終之欽哉其中曰允恭曰欽若曰敬授曰寅賓曰寅餞敬致曰往欽哉皆以敬爲辭又曰堯典乃一書之綱領通堯典則他可觸類而通之矣又曰堯舜二典與他篇不同他篇或說一事二典非備如易之乾坤

尚書纂傳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二

元　王天與　撰

舜典第二　虞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漢孔氏曰爲庶人故微賤嗣繼也試以治民之難事唐孔氏曰此云側微即堯典側陋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居處褊隘故言陋史記曰舜冀州人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聰明說見堯典朱子曰歷試遍試也呂氏曰堯之知舜固不待試然次序自當如此蓋位非堯之位乃天位天下非堯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以天下授人非細事詳於試舜乃見兢兢不忘之義○唐孔氏曰史述其事作舜典

舜典

漢孔氏曰典之義與堯同○朱子曰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恊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夏氏曰此史總敘舜之德○曰若稽古說見堯典○漢孔氏曰華謂文德言其光又重合於堯呂氏曰重華者堯舜並出盛德輝光重光合照如日月進明常有輝光相映與堯渾然無異如乾之二五大人交相見之時夏氏曰或以重華為舜號非也○漢孔氏曰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允塞上下程子曰温粹和也塞充寔也朱子曰細分是八事總是四事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信寔

而充塞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此云允塞即誠義也

按詩既明且哲書明作哲明哲字須體認廣微豫者哲之反豫為疑豫不斷之名則哲乃明見立決之義又經中濬哲維商文明以止溫恭朝夕王猶允塞皆兩字為一義而歸宿於下一字

○漢孔氏曰玄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唐孔氏曰東晉初豫章內史梅頤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

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陳氏曰此述舜登庸歷試之事○漢孔氏曰愼徽美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舜愼美篤行斯道舉八元使布之四方五教能從無違命程子曰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五者人倫也孔氏所云未盡張氏曰父子至朋友其有分也故謂之五品其有彝也故謂之五典為父子者教之使有親為君臣者教之使有義至於夫婦長幼朋友亦然故謂之五教朱子曰從順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漢孔氏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納舜于此官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百事時敘無廢事業浙安王氏曰入處其位故曰納朱子曰百揆惟唐虞有之猶周冢宰敘序也時敘以時而序○漢孔氏曰穆穆美也四門四方之門舜流四凶族四方諸侯來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無凶人

朱子曰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爲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漢孔氏曰麓錄也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德合于天蘇氏曰自漢以來有大錄萬機之說章帝始置太傅錄尚書事而晉以後强臣將篡者爲之考其文蓋古文麓作禁故誤耳太史公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其寔也朱子曰麓山足也呂氏曰大麓之說不同惟太山之麓者頗近意堯使舜攝行祭祀于太山之麓而風雨不迷耳○李氏曰以孟子考之所謂主事而事治即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之類是也所謂主祭而百神享即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是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

讓于德弗嗣

吳氏曰自此至帝乃殂落雜載舜二十八年居攝事○漢孔氏曰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呼舜曰來汝所謀事我考汝言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三載考績故命使升帝位將禪之舜辭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承帝位呂氏曰舜非姑遜乃乾業不已之意○龜山楊氏曰堯禪舜為時中○朱子曰堯命舜曰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後來舜遜于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漢孔氏曰上日朔日也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陳氏曰正月上日與月正元日正月

朔旦一也互文相備唐孔氏曰堯之文祖不知謂誰不可強言呂氏曰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必於祖廟見堯不敢私以天下與人為天下得人其責方堅舜在廟受堯付託祗懼之意不言可知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漢孔氏曰璿美玉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朱子曰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其最當先理會者唐孔氏曰玉是大名璿是玉之別稱璣衡俱以玉飾但史變其文璣為轉運衡為橫簫運璣使動於下以衡望之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是也蔡邕天文志云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周髀術數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王蕃渾天說云渾天言其形

體渾渾然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廻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為之象史官用為求元嘉年錢樂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轉而望之有其法也宋子曰渾天儀歷代以來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

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横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内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内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内挈黄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黄道則為黄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内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月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内者曰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内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内面又為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

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畧也沈括云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盖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爲此今銅儀制亦以銅丁爲之歴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爲璣杓三星爲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焉

按朱子渾儀說又有漢東俞氏震儀表法要縮敘

○六合儀所謂平置黒單環者名地平環一名陰渾一名單横規一名全渾規一名地盤平準一名陰緯單環上刻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此地面四方之象也所謂側立黒雙環者名天經環古名外雙規一名陽經雙規上刻周天度數與地平相結於子午半出其上半入其下子以上出地平三十六度爲北

極樞孔午以下入地平三十六度為南極樞孔此天半在地上半在地下之象也所謂斜倚赤單環者名天緯環一名天常單環一名百刻單環上下與天經相衡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少弱東西與地平相衡當卯酉之位此天腹赤道之象也○三辰儀所謂側立黑雙環者制即如天經黑雙環在內而差小但彼不可動而此衡附黃赤二環以轉動耳所謂赤道環者制亦如天緯赤單環在內而差小上下與三辰雙環相衡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少弱所謂黃道環者上下亦與三辰雙環相衡而南出赤道環二十四度弱北入赤道環亦二十四度弱東西與赤道環交互相衡之處正環上所刻卯酉春秋二分之處也所謂白單環者鎖定黃赤二環或不用以水激輪可省人運亦或不用○四遊儀所謂黑雙環者制亦如三辰儀之黑雙環在內而又小以搊直距所謂直距者銅版二縱置

於四遊儀內上屬北極下屬南極中施關軸以夾望筒所謂望筒者即玉衡也一名窺筒一名窺管

一名横簫其筒中空兩首各為方掩方掩中各開圜孔以透窺測○右渾儀三重六合天經雙環衡附地平天緯二單環也三辰雙環衡附黃赤道二單環也四遊雙環衡附直距與望筒也六合之規大於三辰三辰之規大於四遊六合不動以象天地四方三辰運動以象天行四遊則亦運動而窺測焉雙環雙鑄一樣二合而為一故厚可貫管軸單環單鑄故薄其天經環南北二極之次有孔衡軸以穿三辰四遊於內使可運轉軸如管虛中其外有臍兩層以間隔三辰四遊之位次尺度則地平單環徑八尺闊五寸厚一寸半天經雙環徑八尺闊五寸厚八分兩環合一寸六分天緯單環徑七尺八寸一分闊九分厚五分三辰雙環徑七尺四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七分兩環合一寸四分

黄赤二道徑七尺二寸一分闊九分厚六分四遊規環徑六尺二寸八分闊一寸八分厚八分半兩環合一寸七分直距二長各如四遊環內徑闊一寸六分厚八分望筒長隨直距方一寸六分兩首方掩方一寸七分中開圜孔徑七分半平地之下鑿以龍柱四各高七尺七寸植於水槽上槽名水趺或名水平其臺舊為十字或為方井中鑿水道相通行水水平則準儀正矣如前尺度特其大約要之廣袤長短厚薄隨宜增損有不必拘但得規模分布度次均準相銜交結樞竅無差則窺測不悉其無準矣以上俞氏說附載於此

○朱子曰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曾氏曰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齊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若乃陵歷鬭食盈縮犯守不如璣衡則為變異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漢孔氏曰肆遂也唐陸氏曰上帝天也朱子曰類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漢孔氏曰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謂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祭亦以攝告唐孔氏曰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朱子曰六宗只當用祭法或問晉初張髦三昭三穆之說如何朱子曰古者昭穆不盡稱宗惟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漢之廟惟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乃盡稱宗此不足為據○漢孔氏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朱子曰望祭名張氏曰山川之遠不可徧至而祀望祀之而已矣鄭氏曰徧

周徧衆也唐孔氏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陳氏曰祭不及祖先者意其因受終文祖見之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漢孔氏曰輯斂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唐孔氏曰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蓋諸侯執之以爲符信故稱瑞程子曰輯瑞徵五等諸侯也此以上皆正月事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同期於一日也朱子曰羣牧九州之牧伯毛氏曰守養六畜曰牧州牧取守養之義陳氏曰諸侯君國故得稱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漢孔氏曰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燔柴祭天告至程子曰非是當年二月夏氏曰但謂巡守之歲祭氏曰泰山在襲慶府奉符縣唐陸氏曰爾雅祭天曰燔柴馬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漢孔氏曰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朱子曰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漢孔氏曰遂見東方

之國君。漢孔氏曰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唐陸氏曰同齊也漢律歷志曰律黃帝所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之間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是為律本又曰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一曰黃鐘二曰大蔟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亡射呂一曰林鐘二曰南呂三曰應鐘四曰大呂五曰夾鐘六曰仲呂又曰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黃鐘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

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

按漢鄭氏月令註曰凡律空圍九分唐孔氏疏曰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為限蔡邕銅龠銘曰龠黄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西山蔡氏參釋之曰空圍九分蓋空圍中九分也又曰黄鐘累九十黍以為長積千二百黍以為廣又按程子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同又蔡氏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考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黄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黄鐘之法爲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

可驗葡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皆得矣若秬黍則歲有豈凶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大小圓妥不同尤不可恃況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寔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其求於聲氣之元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以上發明又詳故附載

○朱子曰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

按歷以紀數象以觀運表以測景律以候氣皆推占造化制度虞書言歷象一言律三賓餞敬致識

表景也制作非巡守時事特
考歷考律使與王國合而已
○漢孔氏曰修吉凶賓軍嘉之禮朱子曰修品節之
也唐孔氏曰周禮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
以嘉禮親萬民之婚姻周之五禮亦當是前代之禮
○漢孔氏曰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諸侯世子執纁
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黄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
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以見之應氏曰五
瑞命圭也五玉五器贄玉也新安王氏云贄與瑞不
同瑞者上頒而下守之以為有國之符信贄者下獻
而上受之以明享上之儀物記曰凡贄諸侯圭周禮
小行人六幣圭璋璧琮琥璜享后用琮餘有五玉其
所贄之玉與覲禮侯氏朝瑞玉有藻侯氏取圭介致
命王受之則所頒之瑞也享玉皆束帛加璧侯氏介
致命王還玉不受以示輕財則所贄之玉也此說得

之蘇氏曰執以見曰贄○漢孔氏曰卒終復還也器謂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唐孔氏曰如若也聘禮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意朝禮亦然○漢孔氏曰南岳衡山自東岳南巡五月至蔡氏曰南岳在潭州衡山縣唐孔氏曰柴望以下一如岱宗之禮○漢孔氏曰西岳華山初謂岱宗蔡氏曰西岳在華州華陰縣唐孔氏曰其禮如岱宗初行○漢孔氏曰北岳恒山蔡氏曰北岳在定州曲陽縣唐孔氏曰亦如西岳之禮○漢孔氏曰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朱子曰藝祖疑即文祖或云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可考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鄭注云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為但言藝祖舉尊耳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

知孰是○文中子叔恬問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呂氏曰歸格藝祖一語可見聖人之心夫舜負天地萬物之責持兢業危懼之心徧巡天下諸侯既無不順然後歸見祖廟而無愧使一民未遂一物未宜其歸格爲何如舜之心慊然而有愧藝祖之靈慊然而不滿此身將若無所容想舜歸格藝祖時此心無愧肅肅在廟惟純于敬而已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漢孔氏曰各會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將說敷奏之事故申言之許氏曰朝覲君之總稱朱子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

一任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漢孔氏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矣○呂氏曰五年間如此提督警策過使人情制度爲之一新此聖人操持大權治天下妙用處○林氏曰舜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漢孔氏曰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唐孔氏曰十二州終舜之時常然左傳云夏之方有德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

按劉侍讀說書序九共共當為丘九篇篇一州也以此推之肇州建師洛汭皆攝政及即位中閒事則濬下土合九州安知非其後隨時闔闢再更定乎謂十二州終舜之時常然恐未必爾○漢孔氏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者以為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蘇氏曰封殖也謂禁採伐王氏曰濬者治而深之之謂又曰十二州之山川皆封培而濬之蓋山川所以表識又天地閒生民之大利於是乎出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後其次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氏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

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漢孔氏曰象法也王氏曰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治象刑象之法于象魏是也朱子曰典刑常刑即五刑也○漢孔氏曰宥寛也以流放之法寛五刑五刑墨劓剕宫大辟朱子曰流遣之使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是也○漢孔氏曰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朱子曰鞭者木末垂革唐孔氏曰周禮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左傳鞭徒人費圉人犖是也若於官事不治則鞭之量狀加之未必有定數○漢孔氏曰朴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唐孔氏曰大射鄉射皆云司馬搢扑則扑亦官刑惟言作教刑者官刑鞭扑俱用教刑惟扑而已故屬扑於教○漢孔氏曰金黄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唐孔氏曰古之金銀

銅鐵總號為金此金銅也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孔氏曰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朱子曰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赦釋之也怙謂有恃終謂再犯○漢孔氏曰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之憂欲得中○漢孔氏曰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漢孔氏曰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朱子曰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崇山今在澧州○漢孔氏曰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朱子曰竄則驅逐禁錮之三危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漢孔氏曰方命圮族績用弗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朱子曰殛則拘囚困苦之羽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漢孔氏曰皆服舜用刑當其罪故作者先敘典刑而連引四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程子曰舜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

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朱子曰象以典刑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于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寛之也鞭作官刑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于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眚災肆赦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怙終賊刑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恤之意未始不行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

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既非所以為平而又有利之之心焉聖人之法必不然矣又曰流宥所以寛五刑贖刑所以寛鞭扑○真氏曰欽恤二言百聖相傳此其心法而用刑特一事耳四凶之罪不加以五者之正刑而止從流宥既仁之至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義之盡流放竄殛舊說以為誅殺非也儻果誅之則於市於朝不於四裔矣大率曰流曰放若後之安置居住曰竄曰殛若後之羈管編隷是故後之讀書至此有曰四凶之罪止從流竄而嘆後世刑網之密嗚呼真與世同心者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

八音

漢孔氏曰殂落死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載林氏曰魂氣歸於天故曰殂體魄降於地故曰落○漢孔氏曰考妣父母許氏曰喪亡也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鄭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妣之為言媲也媲於考也○漢孔氏曰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唐陸氏曰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朱子曰儀禮折内之民為天子齊衰三月折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見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思慕之深至於如此陳氏曰四海自絕樂非若後世禁樂○邵子皇極經世紀堯甲辰年即位癸丑徵舜登庸乙卯遜於位至舜二十八年乃殂通在位一百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唐孔氏曰自此以下言舜真為天子命百官受職之事○漢孔氏曰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唐孔氏曰前以攝政告今以即政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聦

漢孔氏曰謀政治於四岳呂氏曰舜繼堯以通下情為出治之首務四岳者衆朝之元老當代之耆舊故首詢之○漢孔氏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衆賢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朱子曰闢開也達通也開闢四方之門以受天下之朝貢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唐孔氏曰告廟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也明四方之目也達四方之聦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咨說見堯典朱子曰十二牧十二州之牧○漢孔氏曰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朱子曰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漢孔氏曰柔安邇近也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唐孔氏曰以牧在遠方故據遠言之○漢孔氏曰惇厚元善之長任佞難拒也朱子曰德有德之人元仁厚之人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呂氏曰難者非特去之而已常有戒懼之意少不戒懼則彼得乘間投隙雖有上數件前功俱廢矣蠻夷說見禹貢○呂氏曰此數語教十二牧以為治之大綱如桑麻穀粟初無驚人可喜之論大抵於根本求之十二牧領此而歸豈有為國生事如後世求邊功者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漢孔氏曰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曰以別堯呂氏曰奮勵激昂之人興廢補弊之時用之可也舜時天下已治復奮其庸不幾于生事乎盖天下之理不進則退常存奮起之心所以為生生不窮日新之道應氏曰云熙帝載者見舜于堯兢兢然惟恐負其付託雖易世之後不敢忘○漢孔氏曰亮信惠順也唐孔氏曰舜本以百揆攝位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林氏曰亮有輔相之義如寅亮天地之亮疇如九疇之疇疇類也謂弼亮朝廷之事各順其類而不至于倒行逆施○漢孔氏曰四

岳同辭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朱子曰禹姒姓鯀之子○漢孔氏曰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朱子曰盖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餘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之比○漢孔氏曰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稽首首至地唐孔氏曰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稽首為敬之極是拜內之別名禹拜乃稽首故云拜稽首朱子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於邰契姓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子唐孔氏曰皐陶即庭堅高陽氏○漢孔氏曰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勑使往宅百揆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漢孔氏曰阻難播布也衆人之難在于飢汝后稷播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張氏曰棄以名

命稷以官稱朱子曰阻厄也后謂有邰之君如所謂三后后夔皆有爵土之稱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亦因禹之讓而又申命之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漢孔氏曰遜順也布五常之教務在寬所以得人心亦美其前功五品五教説見前司徒説見周官朱子曰聖賢於事無不敬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者寬裕以待之也盖五者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非有强而後能者自其拘于氣質之偏溺于物慾之蔽始有昧于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此亦因禹之讓又申命之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漢孔氏曰猾亂也夏華夏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林氏曰此非境外之蠻夷蓋九州之內有蠻夷與民雜居為民害者○漢孔氏曰士理官也服從也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林氏曰孔說三就本國語然經言五服是五刑皆然而此止於大辟耳應氏曰刑與事稱之謂服疑可已矣而聖人未遂已也必再三審決求其至當而後已就者獄辭之成者一就之不足而至于再再就之不足而至於三謂三就也易曰革言三就豈非參錯審訂省其已成之說乎周禮有三刺三赦三宥之法王制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蓋雜後世斷刑尚有三覆奏五覆奏者況隆古之盛乎○漢孔氏曰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五刑之

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應氏曰罪不輕流而必竄殛全護隨所在而有以宅之流而各奠其所宅則既得其所安矣而亦不限以一處且斟酌區處別而為三自非窮凶極惡不可移徙者未有不以漸而使之自新也如王制不帥教之人自左鄉移之右自右鄉移之左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又不變屏之遠方未嘗不以其漸而行之也○漢孔氏曰言皐陶能明信五刑施之遠近蠻夷猾夏使咸信服無敢犯者孫氏曰惟明則情偽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真氏曰是亦前章欽恤之意蓋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朱子曰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孫氏曰凡問而後命讓而後受者皆新命也不問而命不讓而受者皆申命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

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漢孔氏曰問誰能順我百工事者朱子曰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張氏曰守其法信其度此之謂若非作為奇技淫巧○漢孔氏曰朝臣舉垂垂臣名朱子曰垂有巧思莊子謂攦工倕之指是也○共工說見堯典林氏曰汝共工猶言汝后稷謂欲使汝為共工也○漢孔氏曰殳斨伯與二臣名林氏曰殳一也斨二也伯與三也中加暨字三人無疑朱子曰殳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殳斨豈能為二器者歟○漢孔氏曰汝能諧和此官朱子曰不聽其讓也○呂氏曰聖人事事物物無不全備與後世技巧工匠

咸精其能者事同而意異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漢孔氏曰上謂山下謂澤順謂施其政教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應氏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而殄之命略不及此惟曰若予上下草木鳥獸此聖人不急於致用而急於遂物之宜蓋成天下之大順者自致天下之大利故曰若○漢孔氏曰言伯益能之林氏曰伯益即伯翳其後為秦○漢孔氏曰虞掌山澤之官曾氏曰益之為虞非一山一澤蓋為衆虞之長○漢孔氏曰朱虎熊羆二臣名林氏曰四臣名左傳有仲虎仲熊虎與熊二人則朱羆亦二人朱子曰以獸為名意亦以能服是獸得名歟史記云朱虎熊羆為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往諧說見上章朱子曰亦不聽其讓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漢孔氏曰三禮天地人之禮朱子曰典主也林氏曰典禮之職於吉凶賓軍嘉無所不統然實以郊廟祭祀為主故但言三禮○漢孔氏曰伯夷臣名姜姓○漢孔氏曰秩序宗尊也主郊廟之官夏氏曰宗如宗主之宗故長子主器謂之宗子秩宗云者豈非以天秩之禮而是禮彼實主之乎故成周掌邦禮者謂之宗伯掌都家之禮者謂之都宗人家宗人○漢孔氏曰夙早也言早夜敬思其職典禮施政教使正直而清明朱子曰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無少私曲則心清而無物慾之汙可交神明林氏曰寅

則敬而不慢直則正而不諂清則潔而不汙三者事
郊廟交鬼神之道也○漢孔氏曰夔龍二臣名○漢
孔氏曰然其賢不許讓真氏曰勑伯夷獨曰欽者禮
之本敬而已陳氏曰禹益垂伯夷皆遜舜答之各共
曰汝往哉往哉汝諧往欽哉乃史互文相備
蓋往者必能諧能諧斯可往雖諧亦當敬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漢孔氏曰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唐孔
氏曰說文云胄胤也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王
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
鄭註云王子王之庶子也呂氏曰典樂教胄子夔之

職兼二事也樂感人也深故掌樂必兼教之任周大
司樂掌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漢之太常猶領太學
以此教人不在規矩誦說之間矣○漢孔氏曰教之
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能莊栗剛失入虐簡失入傲教
之以防其失朱子曰剛堅強不屈之意簡者不煩之
謂虐暴虐也直溫寬栗所以因其德性之善而輔翼
之也二無字與毋同剛無虐簡無傲所以防其氣質
之過而矯揉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教之之具
專在于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
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也○漢孔
氏曰謂詩言志以導之歌永其義以長其言鄭氏曰
人聲曰歌張子曰詩者樂章也又曰永言只是轉其
聲令人可聽今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朱子
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主必形於言故曰詩言
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漢孔
氏曰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

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唐杜氏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三分宮數八十一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去二十七餘五十四以為徵故徵數五十四三分徵數五十四分各十八上生者加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為商故商數七十二三分商數七十二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以為羽故羽數四十八三分羽數四十八分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為角故角數六十四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朱子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唐杜氏曰先王通于倫理以候氣之管為樂聲之均以子為黃鐘丑為大呂寅為太簇卯為夾鐘辰為姑洗巳為仲呂午為蕤賓未為林鐘申為夷則酉為南呂戌為無射亥為應鐘周禮大師鄭氏註曰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

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黃鐘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太蔟長八寸夾鐘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仲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鐘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鐘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四朱子曰歌既有長短則必有清濁高下之殊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聲既有長短清

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

按唐杜氏曰五聲六律還相為宮若黃鍾之均以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若大呂之均以大呂為宮夷則為徵夾鍾為商無射為羽仲呂為角所謂迭為宮商角徵羽也若黃鍾之律自為其宮為夾鍾之羽為仲呂之徵為夷則之角為無射之商此黃鍾之五聲大呂之律自為其宮為姑洗之羽為蕤賓之徵為南呂之角為應鍾之商此大呂之五聲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者也此還宮例即朱所云又樂律殊品制器隨之其還宮有宮律短而四律反長則非而不和故有半律子聲之法詳見周禮註杜氏通典蔡氏律呂新書

○漢孔氏曰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八音説見前朱子曰八音金石為衆音之綱絲竹匏土包括於其中而革木二音無當於五聲十二律故最居後而但為衆音之節○林氏曰先王之樂本之情性稽之度數自直而温至歌永言本之情性也聲依永律和聲稽之度數也夏氏曰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自直而温至簡而無傲此教之樂德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此教之樂語也○朱子曰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漢孔氏曰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擊也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唐孔氏曰擊是大擊拊是小擊蔡氏曰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特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云磬以立辨夫樂以和為主而磬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

也石聲和則無不和矣○晏氏曰此亦因伯夷之讓稱其所掌而申戒之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漢孔氏曰堲疾殄絕震動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衆欲遏絕之張氏曰燒土為堲所謂堲周是也爓熾為堲所謂折堲是也蓋堲有息滅之義堲之使不生也朱子曰讒讒謟也殄行傷絕善人之事也驚駭也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黒白以駭衆聽也○漢孔氏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唐孔氏曰此官主聽下言納於上故以納言為名亦主受上言宣于下故言出朕命納言不納于下朕命有出無入官名納言云出納朕命互相見也朱子曰命令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

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夏氏曰此亦因伯夷之讓稱其所掌而申戒之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漢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或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朱子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曰咨汝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止是一人○漢孔氏曰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天下之功陳氏曰功事也典天敘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非天事○呂氏曰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治職之統要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唐孔氏曰此以下史述舜事非帝語也○漢孔氏曰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别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鄭氏曰黜退也○漢孔氏曰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暗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　庶績咸熙說見堯典朱子曰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北猶背也其善者留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三苗見於典謨益稷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及禹攝位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呂刑言遏絶則通本末而言不可以北後論呂氏曰分北三苗與堯典竄書共工之事同見禹國皆順軌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朱子曰此于篇末總序始終○漢孔氏曰言其始見試用朱子曰徵召也舜生三十堯召用之○漢孔氏曰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唐孔氏曰在位在臣位也○漢孔氏曰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林氏曰蘇氏謂陟方猶曰升遐耳顧命曰惟新陟王是也陟方乃死與楊子曰黄帝堯舜殂落而死文勢正同○皇極經世紀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陟方乃死通爲壽一百一十年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陳氏曰設置也別即分也互文○漢孔氏曰汩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爲汩作之篇劉氏曰汩作言釐下土致治興功之道九共共當作丘古文丘共相近故誤耳即所謂八索九丘九丘者所謂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也九篇篇

一州也伏生大傳曰九共書曰予辨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漢孔氏曰槀勞也飫賜也唐孔氏曰亦不知勞賜之何所謂也○漢孔氏曰凡十一篇皆亡○唐孔氏曰此序也孔以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以序附於本篇次而為之傳既不見其經闇射無以可中順其文為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倣此

尚書纂傳卷二